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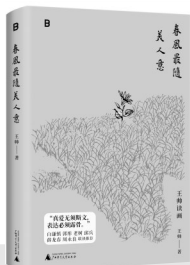
周晓沛 [俄]叶·弗·阿法纳西耶夫主编 新华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1970年,我考入苏联外交部下属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中文成了我的第一外语。1974年临近大学毕业时,我被派往苏联在北京的商务代表处实习。197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派往北京工作。1979年,我回到莫斯科,开始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工作。

尽管当时苏中两党间没有联系,但中国处大量参与对华政策制定工作。那时候,我们每天都会和苏联外交部的贾丕才、罗高寿、基列耶夫等同事一起开展工作。

正是苏中双方一年年的共同努力,逐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1988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到访莫斯科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1989年2月对北京的访问。



王帅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那些画,那些人

2013年3月20日,我的双胞胎女儿出生。两人的体重达到了11斤。当时我爱人已是高龄产妇,为了让孩子出生后更健康,她坚持到足月,睡觉只能倚着床,坐着睡。接生的医生欧阳妈妈说:“你真是不要命了啊!”

我希望我的女儿日后能永远记住这件事情。你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爸爸是一个敏感而倔强的人,外表谦和,内心却充满各种反叛和骄傲。但我很清楚自己的改变。这些改变跟你们俩有关,跟妈妈有关。爸爸有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样的:“月移花影香满室,此生只对她低头。”这里的她,就是你们仨。

你们出生后,爸爸开始留意这个世界上一切跟你们有关的美好事情。就在不久前,爸爸还请白谦慎先生写了“春风最随美人意,为她开了百种花”的字给你们。爸爸喜欢买周昌谷先生、程十发先生画的小女孩画作,爸爸看到小女孩,看到美好

《大使回忆:中俄关系难忘的岁月》选载之五·至此结束

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

·谢·谢·拉佐夫·

不可接受的政治性错误

1987—1988年的某天,我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同时任中国驻苏联公参,后来成为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先生长谈了数个小时。

这次见面本身的意义甚至比谈话内容还重要。我按照规定整理好本次会见简报,并上呈给时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兼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他随后又将简报批阅给苏共政治局委员及中央书记处成员。

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设有中国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由苏斯洛夫领导,委员会定期讨论对华关系的重大问题,有关决定需要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并形成苏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决定。会议讨论的参阅材料则由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科学院等部门准备。

有一次,我们为委员会准备了涉及中国国内形势和苏中关系的会议材料,当时没有电脑,只能使用打字机在特制的直纹纸上打印材料,因为技术上无法实现修正,所以拼写错误是绝不允许的。



材料准备好后,我们即向第一副部长罗满宁报告。由于时间紧迫,罗满宁还没来得及通读全文便指示我们将材料上呈给苏斯洛夫“审阅”。第二天一大早,罗满宁召集全体人员开会。他言辞委婉,却清楚明晰地对我们进行了教育。原来,苏斯洛夫的秘书在我们上呈的材料中发现了绝不可接受的政治性错误。材料中将“坚不可摧的苏越友谊”写成了“坚不可摧的苏中友谊”(这恰恰是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中方认为,苏联在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

罗满宁让我们站成一排,他说,斯大林时期外交部也曾在起草元首文稿时出现过类似错误,时任外长维申斯基召集所有当事人前去“领赏”,按级别“赏赐”所有签批过这份文件的人。作为材料起草人的我当时只觉得脊背发凉,幸好这一

《春风最随美人意》选载之四·至此结束

我为宾虹先生打了十年工

的事情都会联想到你们。

这也是爸爸收藏的开始。到今天,爸爸做收藏已经10年了。爸爸想把自己收藏的近现代部分的作品,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美好的你们和那些创造美好的人,都让我们生活更加丰富和充盈。

“壁画”的起源

壁画在我们家横空出世,至今只有短短几年。我们住的房子,墙刷得是特别的洁白,雅致,比画纸大多了,很多面墙都是六尺整张之上的。当两个女儿从“爬行动物”变成“直立行走动物”,开始动手,开启艺术生涯的时候,这些墙就成了她们的画布。

短短几年的时间,我们家就从“家徒四壁”变成了“敦煌莫高窟”。集中西合璧的所有颜料,上下五千年各种技法,有泼墨,有水彩,有素描,有雕刻,可以说囊括美术学院所有科系。突然有一天,她们对我说:“爸爸,往墙上乱涂乱画是不对的。”我说:“可你们是艺术创作啊!”你们看,构图新奇,线条圆劲流畅,手脚并用,推陈出新,笔笔中锋,青绿泼彩着色,益见奇丽多姿,确实是出神入化之神品,值得终身收藏。

可她们确实不在墙上画画了。后来这个房子丈母娘去住的时候,我特别叮嘱她:“不要把墙给我刷了啊,这可是珍贵的艺术品。”绝版了!

好在敦煌壁画还在,很多画家都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否则遗憾真是天那么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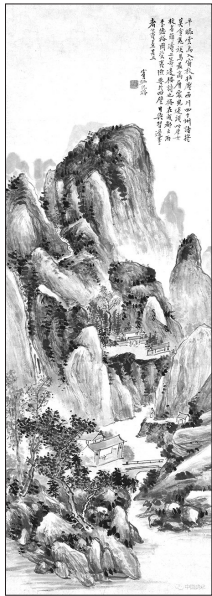
读宾虹先生画作

得到的前提是付出。我努力工作十几年,赚的钱大部分花在黄宾虹身上。或者说我为宾虹先生打了十年工,他是我对美的认知的老板。

我收藏的第一幅作品是他的一幅山水草稿。我干过多年建筑工,知道钢筋和水泥的关系。上学其间,每年暑假我都去建筑工地干活。我的第一份工是推混凝土小车,但是第一趟就半路翻车,后来就去搬砖。看到黄宾虹先生的那幅草稿,我的头脑自然地浮现出钢筋和水泥这看似没关联的强关联。脑子里是毛阿敏唱的“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眼前立即鲜活起来。

我跟我的堂哥请教,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1981级的。他小时候就高度近视,干什么都要问我这个东西在哪里,可我一点都不欺负他。

这些天我一直在跟他说画。



黄宾虹作品《秋山图》

我跟他说:“我今天要写一下我的大老板黄宾虹。”他说:“我只能跟你说一点佛法。”我说:“请。”

他说:“佛说三界如火坑,说这话时,佛是在三界内还是三界外?三界之内,不知是火坑,三界之外,不觉有火坑。”

我说:“跳不出去是坑,跳出去是炕。”我继续问:“如果一个人一直没想过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还存在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岂非桃源中人?修行岂不是多事?”

整体更为通顺流畅,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高度专业性令人非常钦佩!

最后,期待已久的访问在戏剧性的背景下拉开帷幕。代表团飞机要降落北京时,我们收到消息,原定于天安门广场的欢迎仪式将改至首都机场举行。戈尔巴乔夫携夫人及代表团成员来到苏联驻华使馆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当时都在经过特殊保护的大使办公室里,除了戈尔巴乔夫夫妇外,还有代表团成员。

戈尔巴乔夫和代表团成员分享了自己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此访最重要的活动是同邓小平会见(见图),它将关乎整个访问的成败,甚至苏中两国关系的未来。

邓小平不愧是中国政坛泰斗(“长老”),从会谈一开始便掌握主动,细数沙皇俄国、斯大林、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欺侮,谈到了中苏大论战、领土争端、影响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等一系列问题。他一口气讲了很久,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打断。轮到戈尔巴乔夫开始讲话时,他一上来就指出,对于过去双方的看法或有不同,但应着眼未来。此话一出,邓小平立即应声说道,今天我们就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恢复两党、两军之间的交流。

(作者谢·谢·拉佐夫:原俄罗斯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他说:“陶渊明喜欢喝酒,所以写《桃花源记》时,也没忘让人皆出酒食。无酒岂不清静?有酒岂不多事?不怕有人醉闹桃花源?但陶渊明宁愿多事,不愿无趣。无事无趣,何谈人生?越多事,越有趣,越见功夫。”

我说:“庄子说浑沌,七窍未开,全无面目,七窍已开,浑沌即亡。依庄子的意思,人生好像只能要命不要脸,要脸不要命,既要脸又要命,两全其美固然好,但既要又要还要,怎么感觉像辩证法?”

他说:“劝君慎谈辩证法。你是好人,我看着不顺眼,那你就是辩证的坏人。你是坏人,我觉着舒服,你就是辩证的好人。真正的辩证法是和己较劲,是赞美别人,否定自己。只有内在地不断自己否定自己才是实打实的,否了就定了,定了就成了,否来定去,蓦然回首,是谁在否定啊?是我在坚定啊。就找到真我了。我有一个法门,随时随地看自己在不在,在时醒,不在时梦。你观此画时,梦乎醒乎?迷乎觉乎?有梦有醒,有迷有觉,才得觉悟。”

我心里想:是啊。我内心郁闷的时候,也时不时拿出黄宾虹先生浑厚华滋的画来看一番,往往是推开窗户,看天上安静的星斗以及远处的群山,感受松风和自己同频的呼吸。一个人的画引起这么多的思考,我觉得就是超过一张画的笔墨了。这十年工,算是赚了。